

狀惡也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夫聖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sup>十七</sup>有己心原自知善惡潔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動行不實術才能燭亂於物恐其違理失當同乎不畏威者也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狀惡急情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神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厭惡於

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不為為惡於彼則彼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雜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決為勇必果為敢夫剛殺之人無所畏

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恃其兇頑使施誅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不弗敢有為不忍殺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執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慈為實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合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日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之棄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

之必有反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為禍者有殺之而為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真造化安知禍福之

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之事况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之也嚴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匹夫轉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  
之豈與人較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二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

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

問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緘然嚴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畫者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勇敢則殺者不畏死故以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

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

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連德下哀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給生亂小恐惴惴而慄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衆之敢

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備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且人之自然也舍鋪而熙手擔怕鼓腹而遊手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與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 砍其姦詐絕蹤誰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

之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何須推相斲斷深嚴刑典也杜光庭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德以勸俾其華

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脩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不善者

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寬大疎而不漏。○  
違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天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主司衙察專主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  
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毀榘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悞害良民抑亦斷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識近蔽用近蔽

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緣誤而失自然之治矣民不畏死惟懼於飢故次之以民之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飢

夫民者國之本也政令煩則賦歛重民貧之則國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剝下盈上則君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歛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故然 目君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夫上有擊鮮玉食之賦則下有腐糲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政令煩苛賦歛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生之

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卓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嶮巇亦陸沈而安隱是有以異手貴生者也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自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民飢則精神散而輕死是則柔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夫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百骸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黃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也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是以兵強則不勝

玉真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強則君逸而將憊將憊則卒暴以逸君御憊將憊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紂紂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

符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成以取敗此皆兵強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

木強則共  
開元御疏曰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故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木之強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存則柔弱者謙之道天  
道好謙故決之以天之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為祭箭之時準的

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人君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強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

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裒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誣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

而為損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

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

濟以郵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聖君居物之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貴加人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夫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以已所施為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回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羣材之帥也天道宜察慎仰高舉下惟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貴

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為人壅止決流處方置圖坎險高下汗瀆百數以其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而存齒剛則

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乃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謙辭言

人君能舍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辱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憐而泣涕沾衿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一也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備家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為之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汗國君舍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災感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災感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感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子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貴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為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則為君主尚剛強則招禍咎  
聖人受垢惡水保元吉世俗樂美榮終致  
災凶正言俗意不及如此水之受垢與惡  
和火之

和大怨必有餘怨

國君不能無為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  
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  
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  
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末若無怨  
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  
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  
是猶代大匠斲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  
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  
安可以為善

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  
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為善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不  
為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為心也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  
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  
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其  
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為信不復制以法律  
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微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  
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而民  
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  
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其  
君無思慮朝徹見獨不為不恃道冥德  
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微而已故稱無德  
焉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微為跡或謂作  
執法以通人則凋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  
杜說為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  
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和怨則怨  
未盡息怨  
則無為無為則在小而不  
責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夫國小能自守  
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  
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為  
故民資業豐盛林器偉奇而無所施用此  
至治之極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無為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  
棄末耕食織衣各戀舊鄉而不遷徙雖軒  
皇凡蓬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剝木為舟以濟水斲輪為輿以通陸蓋通  
遠之用也今論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  
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  
貿易有舟有車棄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

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楫萬物羣生連屬其  
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君既  
無為下乃守職百姓不撓四境帖然則甲

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擊  
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  
契結繩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興詐偽日

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  
足雖蔬食藜藿而飽滿淡味為甘葛衣鹿

裘而溫涼無文為美茅茨蓬草而風雨不  
侵為安南炎北沍而水土任適為樂自然  
俗無夭傷土無札瘡也

來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雞犬相聞謂民  
豐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不

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此可以同赫胥尊盧氏之風也則信實而  
不華故次之  
以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  
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甘而溢溢其  
猶醴也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  
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  
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

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謂博  
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  
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是矣

多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積者蘊聚也聖人道濟天下不蘊德以自  
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

外亦不聚智於內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  
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咸帝道運  
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

海內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為

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  
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內智也分  
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  
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  
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為也所為順理不與  
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絕  
復泯還歸  
妙本也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  
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

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  
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為教  
之宗敘體而合手妙上之末章以無為無  
不為陳教之旨敘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  
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為

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為教之用任物之華實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違不爭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入於妙門者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疏鈔序

難三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啓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為近世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雲真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為羽派宗匠熟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陞堂觀奧矣迺於青練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問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寧醜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強名體用兩忘右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為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成既久秘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冉三懇請欲錄版以廣其傳原兆劉伯英贊而成之且薦僕為序引其心俱可尚茲樂

為之書浮陽李庭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為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手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于天地得一而為天地萬物得一而為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若虛子生平千載之後虛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為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真人以謂碧